



圖一a 十八世紀 鑲鑽鈕子四個 背面



圖一 十八世紀 鑲鑽鈕子四個 1.2×2.5×0.5、1.2×1.1×0.6、1.2×1.1×0.6、1.2×1.1×0.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瑩白放光

十八世紀清代宮廷鑲鑽飾件

陳慧霞

鑽石並不是西方珠寶的專利，十八世紀清代宮廷利用西方切割鑲嵌的鑽石成品，結合金縷絲、點翠等東方手法，呈現鑽石的東方風貌，是珠寶發展史中十分少見而特殊的一頁。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由於鑽石開始被大量開採買賣，鑽石的收藏者和因收藏衍生的傳說故事，造就了鑽石的輝煌時代。其實中國很早就知道鑽石，稱其為金剛石，透過東晉時期（三二七～四二〇）相關文獻記載可知，當時認知的金剛石是外來品，特色是具光彩，色如紫石英，堅

利無比，可以刻玉（註一），「金剛」兩字就是強調其堅硬的特性。又因為金剛砂可以鑲玉、補瓷，明代和清代的人稱其為「金剛鑽」（註二），現在我們稱為「鑽石」，就是取自上述的詞義。

作為飾品的金剛石，文獻最早提到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四三

〇），呵羅單國（現在的爪哇或蘇門答臘）曾遣使進獻金剛指環。（註三）宋代周密（一一三二～一二九八）《癸辛雜識》提到，宋陵被盜掘時，曾出現「貓睛、金剛石異寶者」。（註四）明代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使用更為廣泛，《明史·食貨志》記錄，世宗初年以太倉庫的

白銀買辦金寶珍珠，包含貓兒睛、祖母綠及金剛鑽等，無所不購。穆宗承接前朝，更積極的購買珠寶。不僅是宮廷大肆採購，民間也不遑多讓，晚明筆記小說《醒世恆言》卷二十三描述婦女所用的鳳頭金簪：「葉子金出自異邦，色欺火赤，細抽絲攢成雙鳳，若天生頂上，嵌頻兒眼，閃一派光芒，衝霄耀日，口中銜金剛鑽，垂兩條珠結，似舞如飛。」這件金縷絲製成的雙鳳簪，金色澄紅，鳳首嵌貓睛石，口銜金剛鑽、珍珠結子，想必十分生動豔麗，只可惜現存實物中尚未見到明代晚期的金剛石飾件流傳。

清代宮廷則保留了部分鑲鑽飾件，雖然文獻記載康熙九年（一六六八）西洋國曾進獻金剛石飾件（註五），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聖祖六十壽辰的賀禮也有金剛石一件，不過現存有年代記錄的實物以雍正十三年（一七三六）最早，以下根據鑲鑽的造型，將清代宮廷製作的金剛石飾件分為四類：

一、花形鑲鑽

院藏最早有紀年的是雍正十三

年（一七三六）的金剛石鈕子（圖一），清宮黃籤記錄「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收，西洋金剛石鈕子四個，內玻璃三箇」，也就是說當時認為其中一件為鑽石，三件為玻璃，不過經過測試，四件應該都是鑽石。四件的尺寸均小，徑約一·一～一·二公分，高約〇·五～〇·六公分，其中三個鈕子採長方形切割為九個切面，且不完全對稱。十七世紀是西方鑽石貿易的第一個繁榮期，印度為最大生產國，盛況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這段時期鑽石的切割往往順著石質紋理，故常導致不對稱，為節省損失，長方枕形切割較圓形更普遍。鑲嵌方式多為座式，即先預留凹洞，待置入鑽石後，再將金屬緊包固定。由於切割方式及底部不透光，因此鑽石的閃爍、彩光和色澤都不被突顯。

四件中唯一的一件花形鈕，由六個花瓣式小鑽石，環繞一個鑽石的花心而成，鑽石為眾多三角形斜面的玫瑰切割式，花心尺寸最大，共十八個切割面，外圍的五個花瓣尺寸較小，共十二個切面。四個鈕子底部均為平面，鈕子背面內凹成弧形，並飾白地



石成品加工而成，黃籤記錄：「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五月二十二日收，銀鍍金扁假金剛石花針二枝，重四錢」，鑽石切割面的三角形個個不同，八個小鑽圍繞一較大的鑽石花心，每個鑽石形狀也不相同，保留原石天然的造型特點。

乾隆年間的宮廷中存在西方的

鑽石飾件，鑲鑽蝴蝶飾件（圖四）以一顆顆鑲在銅座中的鑽石，組合成一隻展翅的蝴蝶。頭與身體為中軸，共六顆鑽石，中央最大，大致向兩端漸小，兩翅則以纏繞的捲草紋沿弧形輪廓排列，大小七顆，翅尾懸垂一鑽，頭兩側、四足各鑲小鑽。玫瑰切割式鑽石分別為十二面及十八面，以包鑲



圖四 十八世紀 鑲鑽蝴蝶飾件 6.2×5.1×1.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和密釘鑲固定，和圖一至圖三的工藝技法相同。除了中央身體一顆底部為圓形之外，其餘大小鑽的底部均平而內凹，呈圓弧形，雙翅背面如一片片蔓生的葉片，清宮黃籤記錄：「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收，銅鑲西洋玻璃蝴蝶簪一枝，無挺」，應該是西洋製品。整體而言，採由內而外漸小的排列方式。挑選鑽石大小和造型時，兼具秩序感與層次感，足見頗費心思，再加上透空的組合，使構圖精緻古典。圖四比對圖一至圖三的法和風格，可推測這三件作品原來也可能是西洋製品，再被局部應用改製成飾件。

二、長形鑲鑽組

乾隆年間宮廷很可能存在不少西洋鑽石製品，《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承作活計檔》中記錄不少金剛石被拆下鑲嵌在帶頭或背光上的例子。乾隆二年八月的〈瑛瑯作〉，奉旨將綠寶石周圍鑲金剛石戒指拆下，做得嵌寶石鑲金剛石珍珠帶頭，原戒指則改嵌綠玻璃和假金剛石。乾隆四十六年十一

畫瑛瑯花卉紋（圖一a）。玫瑰式切割的樣式在十六世紀已開始流行，底部較扁平的晶體原石常被拋磨成此型。這件花形鈕透明度佳，顯得瑩白放光。

類似的鑲鑽花形也出現在乾隆年間的金縷絲五雲面簪上（圖二），一縷縷的雲紋自下側中央均衡向三面延伸，一朵朵雲頭間飾著珍珠和紅色寶石，正中央是一朵花形鑽石，黃籤：



圖二 清 乾隆 金縷絲五雲面簪 3.5×6.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五月二十三日收，金縷絲五雲面簪一塊，上嵌東朱半顆、二等正朱二顆、色暗三等正朱一顆、紅寶石四塊、金剛石一塊，共重四錢五分」，因此當中的花形鑽石應為金剛石無誤。花形鑽石由中間較大的花心和外圍八朵花瓣構成，鑽石質純透亮，玫瑰切割均勻，密釘鑲嵌的固定方式有如花萼，突顯花形。整件面簪是以渦形的金縷



圖二a 清 乾隆 金縷絲五雲面簪 背面

絲為架構，原來可能飾以點翠，雲紋加上縷絲的輪廓線，內部再以縷絲描繪雲朵流動的紋理，雲頭飾如意形，再嵌以珠寶置圓形托座上，並穿金屬絲固定，鑽石花應是整個鑲嵌於圓形花形座托上（圖二a），十分美麗。圖二和圖一的花形鑽石十分類似，只是圖二顯得更為精緻。

另有乾隆年間的鑲鑽花針（圖三）應該也是利用和圖二相同的鑽



圖三 清 乾隆 鑲鑽花針 長13.5公分 簪首徑1.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 嘉慶 金海屋添壽簪 5.5×9.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長條形鑽石組作傘狀圖飾，纏繞著如繫緞帶般的粉紅色寶石帶，下層交疊藍色、綠色寶石的箭形飾、權杖，類似文樣與騎士裝飾母題或是神話中邱比特的弓與箭有關，應該是取自西洋成品。兩者均搭配點翠和珍珠，前者（圖五）保留黃籤：「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收照辦處呈覽金縷絲簪一枝，上嵌金剛石六十一塊係玻璃、碎小正珠四顆，共重六錢」，簪首以金縷絲西洋捲葉紋為襯底，猶如一束垂墜的花束，中心以金絲纏繞出四瓣如意菱形飾片，其上再飾以鑲鑽石，色彩鮮麗，光澤耀眼。後者（圖六），也有清宮保留下來的片語支句：「良（銀）扁（鑲）西洋玻璃花簪一支欠（嵌）無光東珠半顆同挺共重三錢；三十年，銀扁西洋玻璃花簪一枝」，簪首裝飾著珍珠的小瓶中，插著一大片掌狀的葉形背屏，上飾鑲鑽文樣，葉尖的蜘蛛與瓶口兩枝捲葉，使簪飾更形熱鬧，二者均是由宮廷造辦處承作，嘗試結合西方元素與東方手法的作品。

嘉慶朝仍沿續前二者的作法，金

三、鏤空花卉紋鑲鑽組

宮廷運用的鑲鑽還有一類是以鑲

海屋添壽簪（圖七）黃籤記錄：「嘉慶十六年（一八〇六）二月二十日收，金海屋添壽簪一對，共重一兩二錢」，以金縷絲掐製盤繞出雲紋、海浪，構成仙境的基底，中央一間鑲鑽的西式樓閣是視覺的中心，一側一鑲鑽排列出的人物，手持枝狀物作投擲狀，闡明作品故事主題為：仙人每視人間滄海變桑海時，即擲一籌於海屋中。這類故事在明代晚期就常作為祝福長壽之用。這件作品由許多縷絲雲紋的小單位串連，是乾隆晚期以來金縷絲常見的風格之一，人物和屋宇鑲鑽石，以銀鑲鑽石和粉紅色寶石的長條及斜面構成樓閣，很可能是運用現成西洋製品的零件組成。其中三顆較大的鑽石為舊式明亮型切割，明亮型切工在十八世紀初出現，較玫瑰切割有更多的切面，反射更多光線，使鑽石更為耀眼，在金縷絲、點翠的配合下，東西技法與表現手法融合的恰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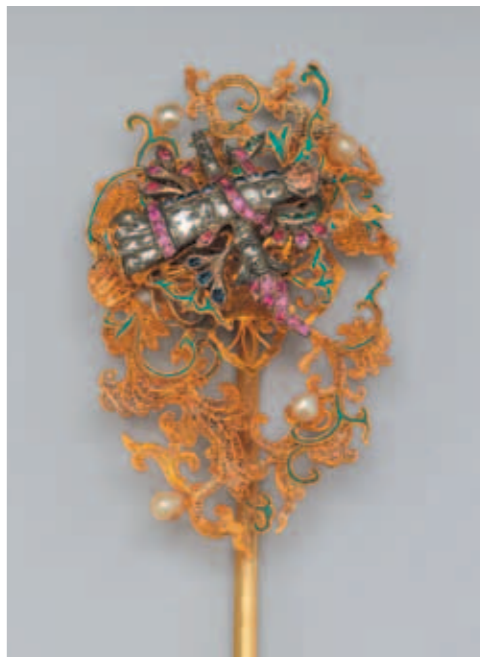
月（金玉作），將熱河帶來假金剛石鑲嵌花十二塊裝飾在金不動如來佛的背光周圍，乾隆四十六年四月（鑄爐處），奉旨新造金宗喀巴佛，將水法殿上拆下假金剛石鑲嵌十二塊加間嵌

在背光上，又造金釋迦佛像，背光上嵌假金剛石簪七塊並鐘上拆下假金剛石花二塊。可見這些鑽石（金剛石）原來應該都在西洋製品例如戒指、鐘錶或是鼻煙盒上，甚至已被應用在簪

飾上，又被再次移至其他物件上作為鑲嵌之用。
金縷絲鑲鑽花簪（圖五）與金縷絲鑲鑽葉形簪（圖六）的中心部分文樣、技法和造型都十分類似，夾鑲的



圖五a 清 乾隆 金縷絲鑲鑽花簪 背面



圖五 清 乾隆 金縷絲鑲鑽花簪 長15.0公分 簪首7.0×4.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乾隆 金縷絲鑲鑽葉形簪 長14.0公分 簪首6.5×3.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金鑲鑽伊莉莎白女皇鼻煙盒 約1745-1750 俄國埃爾米塔日博物館
圖片引自Clare Le Corbeiller, *European and American Snuff Boxes 1730-1830*,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6, pl. 334。



圖十一 金鑲瑪瑙鼻煙盒 十八世紀 7.7×6.2×4.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也不遑多讓，彼得大帝（一六七二—一七二五）和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在位）都是鑽石珠寶的愛好者與收集者，前者在聖彼得堡東宮修建了一座鑽石庫，後者對鑽石的追求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極度要求鑽石切割和鑲嵌工藝的水

準，除了身體佩戴鑽飾，常用的東西上也鑲滿鑽石，西方十八世紀流行的鼻煙盒，就是常見鑲嵌寶石的用品。除了盛裝鼻煙之外，十八世紀蔚然成風的鼻煙盒裝飾更為華麗，成為各國使節互贈的禮物，一七二六年法王路易十五饋贈予荷蘭大使的鼻煙

盒現收藏在法國羅浮宮，是少數外交禮節用途留存下的作品。材質多樣的鼻煙盒，如典藏俄國皇室珍品的埃爾米塔日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 Leningrad），收藏一批稀有的鼻煙盒，其中一件金鑲鑽鼻煙盒為十八世紀上半製品，盒蓋上以鑽石鑲飾伊莉

鑽綴合而成的花卉紋，直接鑲飾。圖八是鍍金攢花的帶頭，中央嵌一塊銀鏤空鑲鑽花卉紋方版，沿邊鑲珠，兩側點綴三點翠玉，再嵌圓形紅色寶石與珍珠於帶頭兩端，用色大膽，華麗不俗。方版以銀質托底及銀邊鏤空盤

繞出文樣，中心為一朵盛開的花朵，四角安置四個花束向兩側伸出枝葉和側開的花朵，無論是捲曲的花束、葉片或是花朵，都鑲嵌著大、小搭配合宜的鑽石。此外，鑲鑽帶頭上明亮型切割

相對於清代全盛期的西方十八世紀，鑽石亦是貴族王室的珍寶。英國王室一向重視鑽石，用以裝飾王冠和權杖，體現王室的尊貴，十八世紀皇家專用的珠寶工匠，再加上殖民地印度供應一流的鑽石，使英國王室擁有世界重要的稀世鑽石珍品。俄



圖八 清 十八世紀 鑲鑽帶頭 11.0×6.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 乾隆 鑲鑽菱花結子 10.8×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的鑽石十分閃爍，花心部分的尺寸最大，外圍環繞小鑽和略帶梨形的花瓣小鑽，設計講究。三朵側開的花朵略帶梨形，居三面，和四角花束的主體尺寸接近，花束是以一個小鑽搭配三個碎鑽，葉片和方版外環也都鑲著碎鑽。一個長四·三分，寬三·四公分的方版，細心鑲飾五、六種尺寸的鑽石，形狀個個不盡相同，做工不俗。

除了腰帶帶頭，鈿子上的結子也運用花卉紋鑲鑽作為裝飾重點。圖九鑲鑽菱花結子是以銀為基座的折枝花，中央一朵六瓣花朵和四面枝幹的葉片、花苞均鑲嵌明亮型切割的小鑽，雖然只是小小的面積，在紅色寶石、珍珠和金纒絲的搭配下，顯得十分特殊而醒目。



圖十三 清 乾隆 金葫蘆簪 4.3×3.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豐。整體以兩色寶石的排列為主，其間點綴點翠的飄帶，顏色乾淨醒目，造型簡單，兼具力與美。清宮記錄：「金葫蘆簪一對嵌紅寶石六塊、玻璃八塊，共重五兩五錢，扁嵌不全」、



圖十二 清 乾隆 金螞蟥蝦米簪 長13.2公分 簪首4.0×6.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莎白女皇姓名的字母組合圖案（圖十），一顆顆鑲在金屬托座上的鑽石或單獨或多個，其運用的概念和清宮花卉紋方版帶頭（圖八）十分接近，可見十八世紀用品中不乏以鑽石鑲嵌各式文樣的珍貴盒匣。

清宮度藏數量不少的鼻煙盒，隱藏金鑲瑪瑙鼻煙盒（圖十一）金飾造型充滿洛可可典型風格，盒扣採用鑲鑽、紅寶石的花卉文樣，是十八世紀洛可可風常見的樣式。就鼻煙盒平面性造型的優勢考量，除了檔案中提到拆下鐘錶鑲鑽作為帶頭的記錄之外，這些西洋鼻煙盒或也存在著被再利用的可能性。

四、金螞蟥鑲鑽飾件

以上三類保留鑽石原鑲嵌的紋飾組，用來裝飾宮廷的飾件，但是第四類則隱藏鑽石原來的金屬托座，僅露出鑽石的切割面，猶如直接鑲嵌在金屬托座上方。如圖十二以金螞蟥成型的蝦米，彎身翹尾，蝦足前伸，頭、身及尾部各嵌三顆寶石：貓睛石、鑽

石、紅色尖晶石，身形挺勁。身旁襯四、五枝小花束，向四面蔓伸，前方一朵紅色花心的花朵，後側一串紅色小花苞，上方兩顆珍珠，姿態曼妙。金與各色寶石的搭配在蝦米蘊藏動勢的造型下，顯得美麗又充滿能量。中央這顆玫瑰型切割的梨形鑽石，看不出固定的方式，金螞蟥摺製出的筒形身體，只在鑲嵌寶石處留下空位，露出閃爍的光芒，清代工匠運用現成切割好的寶石，融合在東方宮廷的構思與工藝中。黃籤中寫著：「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收造辦處呈覽，金蝦米簪一枝，嵌小正珠二顆、紅寶石大小五塊、小碟子一塊、玻璃一塊、銀挺，重四錢」，所謂的玻璃其實是鑽石，底部可能襯了紅色材質而映出紅色。

金葫蘆簪（圖十三）和圖十二

的作法十分接近。梨形透明的鑽石與圓形的紅色尖晶石上下排列，組成葫蘆形，左右兩側伸出嵌鑽的如意首形。換個角度看，是菱形四角的鑲鑽與倒三角的鑲紅色寶石，上下交

「金葫蘆簪一對，乾隆五十年四月初四日收，共重五兩五錢」，鑽石仍然被記為玻璃，梨形、方形各一，圓形二顆，均為玫瑰型切割，除了方形露出原有金屬托座之外，其他三顆包藏在金螞蟥凹槽中，隱約可見原座托，鑽石透明度極高，將西方鑽石與東方意匠融合的恰到好處。

結語

十八世紀清代宮廷中的鑲鑽飾件是截取西洋飾件中的局部加以運用而成，風格上仍以清宮珠寶飾件的樣式為主，鑲鑽被溶入東方金螞蟥嵌寶石與點翠的技法中。從鑲嵌的位置來看，由於鑽石的色澤搶眼，大多安排於飾件中央的焦點所在，與紅色寶石、銀白珍珠互相搭配，具有重要的地位。

由於服飾文化的差異，十八世紀西方的頸飾、胸飾甚至戒指不容易被中國接受使用，反倒是鐘錶、鼻煙盒等用品，易於在中國流傳，並被轉化為中國飾件，成為婦女頭飾或男性腰飾的一部分。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不

斷面臨西方文化的衝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化風潮下，西方的髮型與衣著自然需搭配西方的珠寶飾品，只有在這個時刻，鑽石飾品才能真正進入中國社會，成爲一種新的價值觀和審美觀。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參考文獻

1. 李軌，《晉起居注》：「武帝十二年，敦煌有人獻金剛寶，生于金中，色如紫石英。」，轉引自《水經注疏》卷一，「河水」，郭璞注，《山海經·西山經》，「今徼外出金剛石，石而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萬震，《南州異物志》：「金剛，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匹，外國人好以飾珠環，服之能辟惡毒。」
2.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金剛石」條。（清）李門，《揚州畫舫錄·工段營造錄》：「蘇州玉工用寶砂、金剛鑽造辦仙佛人物、禽獸、爐瓶盤盃，備極《博古圖》諸式，其碎者則鑲嵌屏風、掛屏、插牌，謂之玉活計。」
3. 《南史》卷七十八，「阿羅單國條。」
4.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上，「楊髡發陵」條。
5.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九十三，「西洋國王阿豐肅遣陪臣奉表入貢方物。」
6. 清王原祁等纂，《萬壽盛典初集》卷五十六，「監造李國屏敬獻。」